

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stylized, abstract representation of a city skyline at night. It features numerous vertical bars of varying heights and widths, some in black and some in a vibrant orange-red color. The bars are set against a dark, starry night sky. In the lower-left foreground, a small silhouette of a person stands on a dark horizontal line, looking towards the city. The overall mood is contemplative and urban.

# 杨天乐 买房记

杨时暘——著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# 杨天乐 买房记

杨时暘  
——  
著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杨天乐买房记 / 杨时旸著. --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8.10

ISBN 978-7-5411-5148-4

I. ①杨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02297号

YANG TIANLE MAI FANG JI

杨天乐买房记

杨时旸 著

责任编辑 王筠竹  
责任校对 汪平  
特邀编辑 侯晓琼 薛茹月  
装帧设计 李照祥  
内文制作 杨兴艳

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(成都市槐树街2号)  
网址 www.scwys.com  
电话 028-86259303(编辑部)  
传真 028-86259306  
发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 
电话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 
印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 
成品尺寸 150mm×210mm 1/32  
印张 6.75  
字数 130千  
版次 2018年10月第1版  
印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 
书号 ISBN 978-7-5411-5148-4  
定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发邮件至 zhiliang@readinglife.com

## 0

天空的颜色分了层。灰黑、墨蓝和一条似有似无的白，从天顶垂到地面。没有风。间隔很久，树叶才微微抖动几下。小区里的路灯还没有完全亮起来，昏黄奄奄，暧昧又倦怠，有如那些归家者的脸。

当天空下端的白色渐渐变得浑浊，被墨蓝吞并，每一栋楼的窗子就溢出了光。窗子都变成了一块块微小的屏幕。厨房里有人做饭，烟火袅袅，孩子们在卧室的床上不停地蹦跳笑闹。

六楼的露台上，站着一个人，穿着深色T恤和牛仔裤，靠在低矮的栏杆上远望。他身后的玻璃门透出客厅里暖黄的灯光。有一对年轻男女正在收拾东西，周围摆放着几个纸箱，过了一会儿，两人合力抱起一个箱子，向客厅深处走去，旋即隐没在黑暗里。客厅中只留下一位身材不高、打着领带的男人在和另一个女人说话。几分钟之后，露台上的男人转过身，客厅里的一男一女却都冲着他露

出一副呆愣又悚然的表情。打着领带的男人快走几步，拉开了推拉门，露台上的男人凑上前，他们互相说了几句什么。房间里的两个人突然变得惊慌起来。露台上的男人像突然失却重心一样慢慢向后退去，直到倚住了露台的栏杆，栏杆并不结实，突然晃动了一下，他似乎被吓了一跳，双手本能地抬起来，拼命抓住栏杆，慢慢稳住，他垂下头，以这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停留了半分钟，然后倚着栏杆慢慢蹲了下去……

树叶又抖动了一下。

天空的颜色终于混为一团深黑。远处，CBD 的灯火像突然惊醒一样，凝成一片璀璨的海。

杨天乐和钱潇坐在茶几前吃饭，麻辣烫、炸鸡排、铁板鱿鱼、可乐和啤酒，辛辣又油腻。他们占着嘴，懒得和对方说话。钱潇眼前斜靠着一个 iPad，播放着韩剧，忸怩的“欧巴”叫声和煽情的音乐不时交错地传出来，对面的电视机里播放着央视纪录频道从国外引进的动物纪录片《猎捕》。

杨天乐咬了一口炸鸡排，觉得有点烫，拿起凉啤酒灌了一口，表情痛苦地做吞咽动作，总算把那口没嚼烂的鸡排咽下了肚子。他扭头发现钱潇手里举着一一次性筷子，眼神呆愣地盯着 iPad 屏幕。他把脑袋凑过去，看到一个面容粉嫩的小伙子，穿着白色高领毛衣和九分裤，躺在马路中央，嘴角渗出一点血，刘海一丝不乱，一个尖下巴的姑娘守在一旁，一脸不知所措的表情。然后，雪花就飘了下来。杨天乐不屑地撇撇嘴。

韩剧播完一集，钱潇有点怅然若失，把 iPad 扔到沙发上，扭头瞥了一眼电视，说：“说多少次了，吃饭的时候能不能别看这个？这还怎么吃？”杨天乐抬头看看屏幕，两头狮子正在奋力撕扯一只小小的羚羊，先是四肢，然后是肚子，内脏被扯出来的时候，他吞下了最后一口滴着酱汁的铁板鱿鱼。钱潇换了台，新闻频道。主播一会儿义正词严一会儿循循善诱，努力让人们相信生活中美好的一面。

“七月份，各大中城市房价环比上涨百分之一点七，个别城市涨幅较大。”毫无情绪的声音传出来。接着是一组房展会的画面，记者笨拙又自卑地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房地产公司的销售总监，对方趾高气扬地说：“相比去年参加的时候，价格上涨了近百分之四十吧。”语气里极力克制着狂喜。

“看见了吗？这房价。涨得都没边儿了。”杨天乐嘟囔了一句。钱潇没搭茬，闷头在塑料碗里翻找不知道什么材质制作的鸭血豆腐。这话题有点沉重，和慵懒的周末中午不太相符。他们没想继续，但是新闻好像没想放过他们。

画面转到了上海一个区的民政大厅，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焦虑、欣喜、微微的羞涩和无可奈何的微妙表情。主持人站在一群人前面，悲壮地说：“这些前来办理离婚的人中，有很多都是所谓的‘假离婚’，为了躲避限购政策，为买房贷款而来。”接着是几个戴着方框眼镜的

专家向人们讲解假离婚的潜在风险，并且有专家建议修改政策，要求离婚之后半年内也不可具备购房资格。

“×。这专家太傻×了。懂不懂法啊。”杨天乐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你懂！”钱潇嗔怪着回了一句，“早就说看房看房，你每天都想什么呢？评论别人头头是道的。”

“我也知道要早买啊，没钱啊。”

“凑啊。”

“哪儿凑去？”

钱潇瞥了他一眼，再懒得搭理。

在钱潇眼里，杨天乐有点像个孩子。并不是说他在生活上缺乏自理能力，也不是说他不愿意负起责任。怎么说呢？就是缺乏一点“世故”的能力。确实，一个人变得世故是一种能力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。你很难说“世故”到底是褒义还是贬义，“世故值”向正面拨一点，就是成熟，向负面添一点就是势利，但应付现实生活，多少还需要一点这样的能力，不能过分也不能没有。而杨天乐的“世故值”很低。他总是下意识地想在生活之中区分出黑白，但现实往往是一片灰色，所以，有时候，杨天乐显得和成年人的世界格格不入。

刚刚在一起的时候，钱潇觉得杨天乐这样的行为和态度很可爱，后来，时间长了，渐渐觉得有点无奈，她开始试图修正杨天乐的一些行为。钱潇是那种刀子嘴豆腐心的女孩，平时在外人面前她显得



很温和，在家人面前却很直率。钱潇对于杨天乐的修正方式，无非是不断地“打击”他。最初，杨天乐对于这样的状态很不适应，但渐渐地，他发现钱潇的“打击”并不是摧毁性的，而是建设性的，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几近生活中的真理，只是听起来很刺耳。杨天乐就慢慢地让自己习惯，因为他觉得，这种修正很有必要，算是对自己的一种拉拽，以至于不会让自己偏离得太远。后来，杨天乐越来越能体察到，那些听起来有些尖锐的、小小的嘲讽，其实还有着一层亲昵的底色。

“说真的，不就是个房子吗？为了这个假离婚，真的挺伤尊严的。”杨天乐看着电视，一脸认真地说。

“八年搬六次家，不伤尊严是吗？房东一个电话，你就得搬家，不伤尊严是吗？人家假离婚伤尊严？人家那才是有尊严。”钱潇佯装生气，把一片生菜扔进汤里，桌子上溅得都是星星点点的红色的油。

“那婚姻是什么呢？承诺都不算数？都是扯淡？为了房子、贷款、任何事，都能随便结了离，离了结？”杨天乐说。

“政策就是这么定的，稳定的住所是必需品，又涨得这么快，为了这个离婚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所有人都不按规则来的时候，你自己抱着尊严守规则，最后你就是最可怜的那一个！知道吗？”钱潇说，“哎，你多大了？每天跟中学生一样是吧？”

“你不中二，天天看韩剧，还偷着哭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钱潇的声调提高了八度。

杨天乐没说话。

实话讲，对于钱潇的奚落，杨天乐也没办法反驳，他只是本能地觉得这一切荒诞又绝望，人们倾尽家财购买一件那么昂贵的物品，还得以损伤尊严作为代价，他觉得心里有点接受不了。但其他人好像都若无其事，即便有人嘴上嘟囔着不满，做起来却毫无心理负担，甚至还有点欢天喜地。如今，他也越来越怀疑，是不是自己有问题，别人那样才叫成年人，自己确实太过幼稚？公司里一些熟识的同事，有时候也这样说他，说他不谙世事。这些朋友和同事其实都没有恶意，他们觉得杨天乐很坦诚，不会当人一面背后一面。但是，杨天乐自己知道，人们总是在说“孩子才分对错，成人只看利弊”，自己却忍不住要先把事情分个对错。按照这个标准去看，自己好像还真的是在成年人的门槛前踌躇不前。

现在供职的这家互联网公司是杨天乐毕业后的第二份工作，他在其中做品牌运营。这是个特别没有存在感的职位，一个花钱的部门，做活动做策划给自己公司树立形象，给新推出的各种产品做营销，听起来高大上，但实际上真到了残酷的当口都是可有可无，随时可以砍掉、缩减的部门。钱潇是他的大学同学，在另一家公司做行政，每天忙着琐碎的事务性工作，每到周日晚上就会因为第二天要上班了而焦虑不已，不过好歹比他的工作看起来正经不少。不知道是工

作性质还是性格的原因，钱潇一直比杨天乐要现实。

有时候，杨天乐想，自己和钱潇到底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呢？表面上看他们差异那么大，爱吃的东西不一样，爱好不一样，连为人处世的态度好像也不太一样。钱潇对现实适应得很好，对于很多事没什么观点，多少有一点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思。但杨天乐不行，他对很多公共事务有天然的热情和兴趣。那些有关强拆、征地、百度和莆田系医院合作治死人之类的社会新闻，他每次都捧着手机刷个不停，还没完没了地和钱潇念叨，这个时候钱潇就对他翻翻白眼。后来，杨天乐也习惯了。他想，或许他们在一起真的是一种互补，互相牵制，以至于不会让两个人各自陷入一种极端，钻进牛角尖。

他们毕业八年，结婚三年，一直住在幸福里小区。这个小区坐落在东四环和东五环之间，是北京朝阳区最大的住宅区。这里的房龄基本上都接近二十年，有个别楼房甚至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建造起来的。小区房龄老，但周边配套很好，饭馆、电影院、商场、超市、地铁，一应俱全。因为缺乏封闭式的物业管理，小区内部被改造出了各式各样的底商、便利店和小卖部，生活所需的一切，在步行五分钟范围之内几乎都可以得到完美解决。有时，两个人下班时间差不多的话，杨天乐和钱潇会约到地铁站见面，再一路溜达回家，路上随便这儿吃一点，那儿吃一点，到家时已经吃饱了。

小区的对面是北京市当年建造的第一个除外交公寓之外的涉外

小区，至今仍然保持着高冷的面目。门口的保安都高大威猛，戴着黑色的耳麦。和那个小区拒人千里的表情相比，幸福里家常又琐碎，满是真实生活的烟火气息。就是因为这样的烟火气和便利，多年以来，杨天乐和钱潇从未想过要离开这里，即便他们搬了六次家。

这里见证着他们所有的野心、梦想、希冀和失落，而他们两个能见证的似乎只有小区的房价——从最初的一万一平米，到如今的接近六万。中途也不是没想过要买房，到处看了看，觉得价格实在难以企及，也琢磨过房价涨成这个样子总要回落的吧。

几年前，杨天乐还关心北京的房价，看新闻听到有关房市的消息都要留意。每次听到环比涨幅下降多少多少，他就觉得希望在召唤自己，出门看看中介窗口的牌价却发现价格仍在蹭蹭上涨。后来他才明白新闻里说的“涨幅下降”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就是说，房子虽然一直在涨价，但去年涨了百分之四十，今年只涨了百分之三十九。

后来，杨天乐渐渐地不再关心那些事，或者说，开始故意逃避那些事。他觉得在房价这件事情上，自己已经有些想不清楚了。想不清楚时还非要把一切都搞清，不是那个阶层里的人还非要往里挤，就显得很尴尬。他经历过的一件事，深深地教育了他。

有一次，他去大望路见客户，结束之后去地铁站时路过一个家具城。那时候他刚刚搬了一次家，家里差一个床头柜，他本想周末

去宜家，但正巧路过家具城，就决定进去看看。一进门就看见了一张非常漂亮的实木双人床。他走过去左看右看了半天，抬头发现两个导购站在门口远远地看着他，一脸冷漠和审视。那天见客户谈得很不顺利，自己的方案被对方冷嘲热讽，本来一肚子气，现在又被家具城的导购怠慢，杨天乐就更是满心无名火。他招手把导购叫过来，问：“你们这床下面可以做储物抽屉吗？”服务员看了他几秒钟，面无表情地说：“先生，买我们这家具的人，家里都有专门的储藏室。”然后转过身走了，高跟鞋嗒——嗒——嗒响得节奏均匀。当时正是上班时间，卖场里空旷无人，高跟鞋和地面的敲击声，让杨天乐觉得如同震耳欲聋的嘲讽。他明白了有些事情真的高不可攀，装是装不来的。

“你又愣什么神啊？”钱潇扯了一下杨天乐的袖子，“有那工夫多想想怎么赚钱买房，比什么都强。人家专家再胡说，胡说一次赚一次的钱。你知道咱快交明年的房租了吗？”

“这么快啊？”杨天乐反应过来，往后倚在沙发上说。

“还有一个半月，咱得提前一个月给人家房租！还不知道涨多少呢。”钱潇抄起 iPad 踢踢踏踏地去了卧室，“想着给人家房东打电话哈。”

屋子里又传出煽情的音乐，有女孩在哭，在呼喊，好像她的欧巴死了，她也不想活了。杨天乐盯着茶几上的一次性筷子和半瓶可

乐发呆。电视的新闻里重复播放着一起交通事故，一辆卡车把一个骑电动车的人撞倒之后，径直碾了过去。杨天乐心里想：这新闻不是比动物世界的猎杀还残忍吗？怎么你就能看着这个吃饭呢？

钱潇一直窝在床上看韩剧，杨天乐躲在客厅里对着电脑玩游戏，他指挥着一条喷火的龙摧毁着一座恢宏的城市。

手机响了。上面显示“房东梁姐”。

“我×我×！”杨天乐拿着电话跳到卧室门口，笑着说：“准啊！刚说的房租，这是来催了吗？”

钱潇看了他一眼，又把眼神挪回屏幕，嘴角翘了翘。

“梁姐。”杨天乐接起电话。

“小杨儿啊，我老公最近联系你了吗？”

“啊？没……没有啊。”

“哦……他要是联系你，你就第一时间给我打个电话啊，一定啊。要是他找你要房租什么的，你千万别给他，你给我打电话就行。明白吗？”

杨天乐有点蒙：“什么情况啊这是，梁姐？”

对方沉默了一会儿，叹了口气：“有点不好意思和你说。真是的……我和我老公正在离婚，他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把我女儿也抱走了。”

杨天乐想起来刚才看到的为了买房离婚的新闻，随口说了一句：“是真离婚吧？”说完就有点后悔，假离婚哪儿有把孩子抱走的。

“那可不……你问这个是什么意思……”梁姐也蒙了，隐约有点哭腔，又故作镇定地强调了一遍，一旦有消息就给她打电话，之后匆匆挂了。

杨天乐拿着手机在客厅蔫头耷脑地坐了几分钟，觉得刚才发生的一切好像超出了自己的经验和预料。每一次接到房东电话，他都会事先运一口气，做足一切心理建设，但这一次的情况也有点过于旁逸斜出了。人家吵架、离婚、争孩子，他不知道怎么就莫名其妙地被卷入了一场夫妻争夺抚养权的战斗里。

“涨多少？”钱潇的声音从卧室里传出。她有点得意于自己的未卜先知。

“不是这事。她孩子被她老公抱走了，俩人闹离婚呢。”杨天乐走过去，倚在卧室门口懒洋洋地说。

钱潇沉默了几秒钟说：“怎么咱还能赶上这狗血的桥段啊？”

“是啊。”杨天乐看着钱潇手里的 iPad 想：可能韩剧也不都是胡



编乱造的。

窗外阳光灿烂，树叶被太阳照射得有如新生般嫩绿。孩子们的笑声时不时从楼下传来，间杂着卖水果的吆喝声。周六的下午是幸福里最悠然的时刻。杨天乐和钱潇原本可以享受这一点点廉价的慵懒，现在却被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搞得意兴阑珊。

他们同时叹了口气，气息异常一致，有点喜感，又有点压抑，谁都没说话。两个人脑子里想着同一件事：是不是又要搬家了。

搬家，无论经历多少次，也永远不会让人习惯和适应。这轻巧的两个字涵盖的其实是一种重大的生活变故：从一个熟悉的地方连根拔起，再栽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努力还魂。人的生活是由无比丰沛的细节组成的，搬家意味着把早已安之若素的所有细节粗暴地归纳。除非是游牧民族，不然没有谁愿意不停地迁徙。这个过程并不令人愉快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一切还都是被逼迫的。

相较于找房子、收拾东西之类具体的劳累，被驱逐的感觉其实更令杨天乐难受，近乎屈辱。即便房东从未想过要高高在上，但他的角色让他具备了那种能力，用一句话就可以让你觉得自己的生活根本不值一提。这种感受复杂、细腻又隐秘，杨天乐从未和钱潇提及。或许是觉得尴尬，或许是不不知道该如何表达。总之，每次搬家前，这种感受都会像牛胃里的食物一样自动反刍上来，